

纵横捭阖的武侠历史传奇 波澜诡谲的朝堂风云际会

唐 师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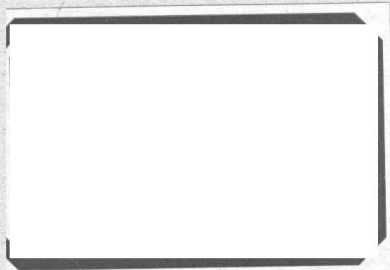
离人望左岸
◎ 著

贞观年间，晋阳公主诡异失踪，小武侯阴差阳错追踪关外，却意外引出惊天阴谋……
幻术和武功，战场和朝局，爱情与权谋，当一切渐渐失控，人生又该何去何从？

古龙残本百万续写大奖
2015—2016年度网络潜力作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离人望左岸◎著

唐 师₂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唐师. 2 / 离人望左岸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12

ISBN 978-7-5502-9004-4

I . ①唐… II . ①离…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980 号

唐师. 2

作 者: 离人望左岸

选题策划: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 伟

策划编辑: 孙惠芳 李 根

封面设计: 仙境设计

版式设计: 张 敏

责任校对: 王 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60 千字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5 印张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9004-4

定价: 39.8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58572848



目录

CONTENTS

一 情到深处	001	二十五 辩机身死	183
二 真假徐真	009	二十六 青霞子	191
三 地牢	017	二十七 长史府	200
四 故人现身	024	二十八 丢车保帅	208
五 太液池边	032	二十九 左黯	216
六 三仙归洞	039	三十 收徒	225
七 齐州平叛	045	三十一 营州初遇	236
八 尘埃落定	049	三十二 逆转乾坤	244
九 盛宴	060	三十三 募兵	252
十 吐蕃	068	三十四 辽东	260
十一 出征	075	三十五 筹谋	272
十二 遣使	083	三十六 图壤	276
十三 阵前大战	090	三十七 血色之夜	280
十四 甘松岭之战	096	三十八 陷害	288
十五 夜访	103	三十九 驻军	296
十六 薛仁贵	111	四十 夜袭	308
十七 挟持	120	四十一 大胜	317
十八 大胜	132	四十二 暗流再起	330
十九 归心	137	四十三 围杀	339
二十 寒竹上位	145	四十四 辽东城下	348
二十一 婚试	153	四十五 御驾亲征	357
二十二 解题	162	四十六 驻蹕血战	362
二十三 幽会	171	四十七 血战	371
二十四 文成公主	178	四十八 班师回朝	383

— 情到深处

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说的是那有济世才能之人，大多隐于市野，等待宿命转机。对于徐真而言，蛰伏三年，等来的是李明达这个转机，本以为会借此攀附一场富贵，却卷入这朝堂争斗之中，却又如此无可奈何。

徐真一直以为，自己何等女子不曾见得？游戏半个人生，自认阅人无数，而与凯萨的一番遭遇，早已将凯萨当成自己最亲的人。此番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女人被杖打，心中又如何不似那刀割刃绞？

周沧等在外守候了许久，却不见徐真出来，遂觉事有不妙，一千人等进了衙门之中，却见得主母早已血染衣裳，这等场景入目，漫说周沧，就是张久年都忍受不住。他们虽是当值之日，然尽皆告假而来，身上带刀，此时“齐刷刷”拔刀冲入衙内，就要斩杀这些行刑之人。

“一帮狗奴才，何以污辱至此？”

堂下顿时杀气弥漫，又都是些有品的尊贵翊卫，那些个不入流的行刑衙役哪里承得住这股压迫，吓得差点丢了手中竹杖。

“主公，这委屈人的半大官儿，咱不做也罢，倒不如脱了这身，自有海阔天高，何苦受这些个狗杀才的侮辱？”

周沧为人耿直任侠，大气豪杰，如何见得自家主公委屈到这般田地。

贺兰白石早已下定决心，既已与徐真彻底反目，自然是羞辱到底，将徐真好好震慑一番，正待出言镇压，没想到赵庸已经拍案而起。

“一口一个主公，尔等欲反耶？”

周沧早看不惯赵庸此等嘴脸，就要上去将对方打将下来，却被徐真一

声喝住：“周沧，停手，一边候着。”

徐真面容清冷，双目之中却全是不容置喙，周沧从未见过徐真如此有威慑力的目光，当即与诸多弟兄收了刀，退到一旁。

徐真充满歉意地朝凯萨笑了笑，而后缓缓起身，如肩头压了千斤重担一般，又似整个人瞬间沧桑了许多。他微微转过头来，目光停留在赵庸的身上。赵庸心头一紧，没来由地打了个冷战，直到徐真将目光转移到了贺兰白石的身上，他才局促不安地坐下，却是再也不敢挑衅周沧等人。

贺兰白石担任刑部员外郎也不是一日两日，正四品的官，可谓官威不小，平日里接触的也都是个顶个的大人物。徐真这等没底蕴的小人，一步登天成了中郎将，该是没多少尊威，然而他没想过，现今徐真盯着他的目光之中，居然透着一股如山的压迫感，让他觉得自己面对的并非四品下的中郎将，而是二三品的大将军。

赵恭存与刘树艺见状，亦是心中暗惊，这徐真的成长速度实在太过骇人，回朝这才多少时日，居然养出了这么一股气势，若假以时日，必是一番纵横捭阖的大气象。

“手底下的人不知规矩，还望诸位见谅。我天国自有法度，既判决分明，自当承受，徐真不敢干扰公正，但若有人刻意拿捏，却也莫怪徐真睚眦必报。”徐真说完，也不再看那公堂之上，背了身子走回到凯萨处，那些个衙役战战兢兢，手足无措。

赵庸几次三番翕动了嘴皮子，却发觉自己再也没胆子开口。倒是贺兰楚石镇静下来，挥了挥手，那些个衙役才继续将板子打完，只是再也不敢用尽全力，只是草草走了个过场。

板子打完，徐真也没什么言语，朝刘树艺和赵恭存行了个礼，横抱起凯萨，一步步走出衙门，周沧几个连忙备了软轿，将主母接回府邸。

这似乎是徐真第一次抱着凯萨，凯萨虽然身子痛楚，却兀自忍着。这等皮外伤，她还不放在眼中，倒是一路走出衙门，仰头看时，徐真早已无声落了泪。

凯萨笑了笑，故作责怪道：“男儿大丈夫，怎地如此女儿姿态？”

徐真看着怀中的人，心中多有愧疚。凯萨本是冰冷女豪杰，若与自己



没有那层瓜葛，就算大杀四方，也不至于落入官方手中，哪怕身陷图圉，仍旧顾忌着徐真的声誉与官途，这是何等情谊？

“等你伤好了，我们成亲可好？”

凯萨愣了半晌，许久以后才回味过来，徐真这是在向她求婚。她也曾暗自憧憬，但是知晓自己的身份，或许一辈子就只能无名无分地当徐真的女婢，不敢奢望成为正妻。没想到徐真却早已将她当成了唯一，更没想到在如此突兀的情势之下，徐真会说出了这等情话。

心头的暖意驱散了痛楚，融化了宿命中多年积攒下来的冰冷，让她再次看到这人世间的温情。她仰着头，泪水从眼角滑落。

有时候，只要一个人的一句话，便能抵了天地。

四目相对，深情凝视。

“待你高头大马，我自从夫而嫁。”

徐真闻言，心头触动，俯下头脸，深情一吻定了终生，二人泪雨融化，外头寒冬，心里初夏。

回了府邸，凯萨自是安息调养，徐真驱散了女婢，亲自敷药疗伤，好生照料，待凯萨安然睡下，他才到偏院之中，安抚周沧等一干弟兄。

他是感激周沧的，从最初的不打不相识，到如今的性命相依，周沧等人与自己那是换命的交情。今日所受屈辱必不会忘，但冤有头债有主，赵庸几个不过是爪牙，真正想对徐真下黑手的人，却是上层博弈的那些首脑。

周沧等人见徐真面色冷峻，知晓自家主公心有不甘，必有一番大作为，顿时聚拢过来。

待诸位弟兄坐定之后，徐真才开口道：“过几日就是贺岁朝宴，必是犯事作乱之时，今次我却要做一件大事，雪了今日耻辱，要让他人再不敢小觑我徐真，还望诸位弟兄死命相助。”

见徐真郑重拱手，诸多兄弟热血沸腾。到了这禁宫当差之后，整日虽是威武，却没个舞刀弄枪的时候，手底下早已酥痒难耐。今番听了徐真这话，顿时情怀激荡，齐声应道：“敢不赴死！”

徐真闻言大喜，又分析道：“今日之事，看似有人要害我于不利，实则

只是阴谋针对，将我当了那摆弄的棋子，若不想被人戏耍，咱就需有自家本事。久年兄，且将我等所见所知，道与各位兄弟，好教大伙心里有底气。”

张久年遂将杜家打探得的情报都说了出来，汉王李元昌必定会趁机造反，虽不知具体如何，却笃定了时日。

徐真为翊一府中郎将，手下左右郎将一人，兵曹参军事一人，校尉五人，每校尉有旅帅二人，每旅帅有队正二十人，副队正二十人，总计翊卫近两千人。

周沧等尽皆支撑了骨干，弟兄们虽出身不良，然都是沙场死战的正宗军士，很快就将这些个勋贵之后的翊卫给镇压下来，每每说起沙场大战的经历，都令得一千手下崇拜不已。

右武侯大将军尉迟敬德亲自安排此次的皇城防御，将左、右监门卫安置在了承天门，而徐真的翊一府卫则负责监护入宫要道景风门，亲卫、勋位和千牛卫等则负责太液池附近的安保，一切算是井然有序。

然而徐真却极为敏锐地看出了问题所在，那就是东宫左内率府的郎将纥干承基，带着自家的太子亲卫，加入到了左监门卫的队列之中，共同担负承天门的防御。

这纥干承基武德年间一直在突厥边境作战，李承乾能够搭上突厥人，多半是此人之功。而汉王李元昌既然要造反，太子断无不知情的道理，即使不会直接参与，但很难说这纥干承基不会从中当了那开门带路的内贼。

找到了疑点所在，徐真自然不会放过，与张久年等一千兄弟商议妥当之后，说不得要到纥干承基处打探一番，骗他一些言语，但平时素无往来，该如何搭讪又要悉心谋划一番……

翌日，将作大匠阎立德和太常博士李淳风找上门来，徐真一见阎立德就头疼，但是显然眼前这个笑嘻嘻的胖子并没有感觉出来，一如往常地贴了上来，徐真也如往常一般打开了眼前的笑脸。三人谈笑间进了书房之中，徐真吩咐下人摆下酒菜，清酒小菜，倒也怡然。

当初徐真用石英砂熬煮精炼，又用水银之属来制造银镜，献于当今圣



主，得了欢心。阎立德将配方夺了去，命手下工匠一番改进，如今银镜早已流入市场，深得民众欢心。

这大唐民风开放，人人爱美，铜镜已然普及，徐真这银镜一上市，顿时遭遇疯抢，可谓风靡一时，连宫中所用几乎全是精致银镜，圣上因此重赏了阎立德。

所以一得了时间，阎立德便喜乐而来，还带了三四个仆从，送了一大车好礼。徐真也不客气，全都照收不误，可谓“却之不恭受之无愧”，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乐开了花。本来就找他们有事，这下子不但省了一趟，还得了这许多礼物，当真是赚到了。

酒过三巡之后，徐真开始讲正事。阎立德是将作大匠，最近与将作少匠李德骞一同谋划，着工部改造太液池周边景致，以备贺岁百官宴所用。李淳风兼顾宫中龙脉，何处动得何处动不得，皆需经过李淳风指点，二人乃此次改造的主要负责人。

徐真取出早已设计好的图纸，让阎立德二人细看一遍，其主旨是想在太液池边建造一座假山。

这假山却有些古怪，方正如墙，后置水车，汲水至顶，从墙面上灌下来，自然形成一方水幕。若单是水幕，却未有出奇之处，只是后面多有银镜，折射了光彩之后，水幕自会现出奇妙光景。如此构思，将阎立德和李淳风二人狠狠震撼了一番。

阎立德也不顾礼数，撂下酒杯，转身就走，心急火燎地回了工部，依照徐真图纸的布置，开始细心制作与筹划。

阎立德走后，李淳风哭笑不得地告了辞。送走了李淳风，徐真正打算去找钱干承基套取些情报，没想到府上却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居然是李无双。

凯萨落狱之后，李明达不便行事，曾托李无双的人手去照看。这小丫头也不是狠心之人，派了府上几个老嬷嬷到牢里，牢狱的人见是李道宗家的人，也不敢为难，徐真也承了这份情，所以对李无双愈加礼敬，当即迎了出去。

李无双也不摆架子，似乎对徐真态度有所改观，也不知在打什么主意。

这李无双也不跟徐真见外，开门见山道：“你可知道我家大人乃礼部尚书，为了这太液池的朝宴，早早让教坊排演了歌舞，不过最近他不方便出门，就让我到教坊去挑选，我……我倒不太懂这一行……听兕儿说你懂，就来寻你一同去……”

徐真见她说得如此理所当然，也是一脸无奈。他虽然是翊卫中郎将，但每日都要坐班，也不是说空闲就能空闲下来的，更何况他最近在筹谋一件大事，哪还有闲暇时间。

唐初的教坊乃高祖所立，其时并未分内外，乃宫廷所用，专门教导于宫中，不似后世那般不堪，其中都是清高秀丽的乐舞美人，虽乐籍低贱，但社会地位却是不低。但徐真此时毫无猎美之心，又心系他事，遂婉拒了李无双。

“郡主，不是徐真推脱，实在是公务缠身，若郡主不便，不如徐真叫几个懂乐理的陪着过去？”

徐真这话说得委婉，但到了李无双这边却是倨傲了三分。李无双本就对徐真不太喜欢，一低头见徐真还戴着李明达的铁扳指，就更加火大。圣上召见这厮的时候，怎地就没把这铁扳指收回去呢？当即嗔怒道：“你这野人，怎地当了官就不认人了？想当初你未发迹，本郡主都不曾嫌弃你，如今叫你办事却推三阻四的！”

“当初那般还不叫嫌弃啊？”徐真小声嘀咕了一句，没想到李无双听力极佳，却是听了满耳，顿时叉腰瞪着徐真。

徐真讪讪一笑，怕再招惹这小丫头，一整天不得清静，当下就妥协了：“成了成了，咱不是那不知报恩的人，既然郡主开了尊口，咱也不敢不识抬举，这就作陪到那教坊走上一遭。”

李无双这才换了笑脸，趾高气扬地带着徐真离了府邸。

从徐真府邸所在的务本坊出发，途径崇仁、永兴、永昌三坊，到了大明宫前，过丹凤门而不入，径直进了光宅坊，那教坊就在光宅坊之中。

这教坊内也并非都是良人，多有官奴之属，为求出身，附属高官之人



大有人在，故而名声越发不良。

其中女子也有三六九等之分，以相貌、技艺评定高低上下，一等称“内人”，下者为“宫人”，即所谓的“贱隶”。“内人”入住宜春院，因常在上前头，故称“前头人”；又因其家仍在教坊，故坊内人称其为“内人家”。“内人”四季有米，生日之时，允许其母、姊妹等女眷来探查，且可佩饰鱼袋^①。

李无双虽钟情武艺，然毕竟出身娇贵，诗书礼仪无一不通，让徐真来作陪，不过是避个嫌疑。

这宜春院中的女儿们早得了礼部的指令，见得尚书之女协同大内侍卫前来，慌忙招待入内。一千红粉春丽鱼贯而出，排列有序，高低竟无太多差异，个个身姿婀娜，丰腴可人。

李无双毕竟是女流，又常常做男装出入，见得这一群环肥燕瘦，心中难免有个比较，暗自扫了自己胸前一眼，不可察觉地轻叹了一声。

徐真察觉到她的举动，心中忍俊不禁，本以为这李无双只是个张扬跋扈的郡主，没想到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那头人依次介绍了一些红牌丽人，又详细讲述了诸多演练的曲目，教坊宫人只许演奏《伊州》《五天》两曲，不得离此两曲，余者皆由内人演奏。若演奏《春莺啭》《兰陵王》《乌夜啼》，谓之“软舞”；若演奏《大渭州》之属，则谓之“健舞”。

徐真对声乐舞蹈也是一知半解，但鉴赏能力却还是有的，比如身段要求、动作难度、赏心悦目程度等，心底多少有一个标准。在长安三年，他也见过很多“戏日”的演出，故而对唐人的偏好喜爱也是有所体悟的。

头人也不敢多耽搁两位贵人的时辰，忙着招呼乐工伴奏，诸多宫人、内人纷纷上场，按照曲目来表演，以供两位贵人挑选。若选上了，能到那贺岁朝宴上舞一曲，说不得就能攀上枝头，哪个敢不尽心尽力？

李无双毕竟是个小女孩，眼前美女如云舞姿翩跹，看得倒是认真，却看不出个高低分别，只看着诸多美人的脸蛋和胸脯，还暗自在心中品评一番，那模样倒像是来猎艳的公子哥。

徐真却上了心，从技艺层面来考究，确实发现几个不错的人选，不慌不忙地让那头人记录下来，引得那头人频频心惊，想着这徐真看起来年纪不大，又是武人装扮，没想到目力却是毒辣。

到了一曲《大渭洲》，徐真眉头却皱了起来，因为他从那些个舞姬的动作上看出一个问题来——这些美人不止懂舞，而且还懂武。

① 鱼袋是唐代官员的佩饰，并且按照其官员品级来定鱼袋的规格，如一、二、三品皆可以佩饰金鱼袋，余者皆只可以佩戴银饰鱼袋。盛唐教坊之中既然可以给“内人”佩饰鱼袋，可见对其重视程度。

二 真假徐真

寻常教坊乐户舞姬，虽身份不算清白，都是些沦落为奴的官家娘子，但横竖来历明确，知门知户，然而这二十名舞姬却身怀拳脚，不由得让人起疑。

为免节外生枝，徐真自然不能将这些舞姬纳入名单之中，可李无双却看不出个好歹，耍弄惯了拳脚刀剑的她，见这些个舞姬动作刚强，身材健美，又不乏另类娇媚，却是属了心意。

徐真也不能与之细说其中蹊跷，争辩了三五句，在旁小心伺候着的头人却出声解围调和，说这些人都是随汉王殿下进京来朝的，暂时安顿在教坊之中，每日练习，要在贺岁朝宴上给当今圣主献礼颂贺的。

诸多皇子之中，吴王李恪与魏王李泰最贤，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而在一千老辈分藩王之中，汉王李元昌却是最为勇武的一个，堪称骑射棍棒刀枪无所不专，无所不能。

李无双经常出入宫禁，自小与皇家亲近。李无双见了几次之后，对汉王崇拜到了极点，幼时多有亲近，如今已将近十年，断断续续见不得几次面，听这头人说是汉王的队伍，心头欢喜，吩咐下去又多看了几场。

徐真相争不过，心头郁郁，也不与这没眼力的丫头计较，告了个空，随意在教坊走动走动，活络手脚。

但教坊之中多是女流，能游走的去处并不多，徐真也不好仗势压迫，只在后院花园处透了透气。时值寒冬，花草枯败，也没甚好看的景色，正百无聊赖，却见得一小厮慌忙冲撞过来，见着徐真就如同见了救世菩萨一般，扯着徐真的手袖就叫喊起来。

“天可怜见，终于见得善人。我家姑娘也不知中了什么邪，口吐白沫两

眼发白，兀自不省事。小人不知如何是好，郎君快随我去救急，晚了半步，我家姑娘怕是要不知生死了。”

徐真闻言，心里也是紧张，他跟着摩崖学经文，又与刘神威交好，自家也懂些微末医术，知晓这姑娘必是发了癲症，连忙随着小厮快步往内院走去。

这小厮生得端正，五官小巧精致，男生女相，惹人怜爱，若说有些许瑕疵，也就手背上有颗沙粒大的红痣有些显眼，眼下风风火火，牵着徐真就走，实在不忍心拒之门外。

到了这内院，眼前光景又是不同，多是女儿闺房，透着隐秘旖旎，温香四溢，由不得人不心猿意马。徐真连忙停了下来，他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如今朝堂上多少眼睛盯着他，就盼着他行差走错呢，今日之事若是传扬出去，还不知会被说成什么模样。

那小厮却是一甩手，咬牙骂道：“救人于水火之时，郎君怎地这般踟蹰，莫不是怕我教坊污了你的名声，也罢也罢，小人不敢玷污郎君清誉，自去寻找别个帮手。”言毕就甩开徐真的手，气愤愤要走。

徐真本有迟疑，听了小厮的话，反觉得自己不磊落，羞愧得脸通红，赶忙跟了上去，一边陪着不是，一边走到了粉红闺阁前面。

那小厮来到门前，仓促地将徐真推了一把，急声催道：“小人还要通知主母知晓，郎君快快进去救命吧。”

徐真还待详询，那小厮却已仓皇离去，三拐五转就不见了人影。徐真心急人命，也顾不得礼仪，只得硬了头皮推门，没想到这门栓子却牢靠，徐真咬牙一脚，门户大开。可哪里见得什么将死之人，只有一个半老徐娘在更衣，身子臃肿简直不堪入目。

“糟糕，中计了！”

徐真与那半老徐娘四目相对，那女人顿时杀猪似的叫唤起来，却不去遮掩身子，兀自扑上来撕扯捶打徐真。徐真不敢动用功夫，好不容易才落荒逃了出来，脸上却多了四五道血印子，不知者看了皆会想入非非，好不羞人。

徐真好说歹说赔了些钱，这才没让那女人声张出来，倒是一想起那女



人的身段嘴脸，就反胃不已，颇为烦恼。

好在身上带了些止血的散剂，取了敷脸，略作整理，心里知晓那小厮有心作弄，恨得咬牙切齿，就要回正堂告之主管，揪了这顽皮的小厮出来惩治。

可走到半路小院，迎面碰上一个人身材高瘦的老丈，想是这教坊的老执事，步子颤抖，一脸怒容，花白长须吹得飞起，口中兀自喃喃骂道：“好个瞎眼的小混蛋，敢冲撞官家老爷，看我不报了主人，讨一身好打。”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老丈路遇徐真，见对方威风凛凛，知是外来的官家郎君，不敢造次，行了一礼，没敢多说什么，低了头就继续往前走。

徐真却将他的喃喃听了个真切，拉住老丈，苦着脸说道：“老丈莫急躁，我就是那被害的苦命人，敢问那少年现在何处？”

这老丈心头惊骇，脸色一变，嘴角抽搐，颊上的老年斑都差点抖落下来，慌忙求情道：“郎君切莫发威，那小子也是顽皮成性，心底却是良善的，给主人知晓，打一顿也就罢了，若郎君声张开来，他却是不得善了。”

徐真本就没想过要如何严惩这小厮，只觉那小子有趣得紧，有心结识罢了，听了老丈求情，当即摆了摆手道：“老丈请宽心，某不是那作威作福的霸道人，只觉得小友心性讨巧，有心见个面，绝不敢害了他的生计。”

这老丈听了徐真的话，到底还是有些不安心，但苦主就在眼前，无奈何就带着徐真往后院柴房走，途中还絮絮叨叨地说那小厮的好，免得徐真见面后再计较。

徐真心下对这小厮更是好奇，一路来到柴房前面，老丈拱手作揖道：“郎君与人为善，是个大好人，那小子顽皮，言语教导不成，打个三两棍也行。少年人皮粗肉糙，也不甚打紧。烦请大驾入柴房，老人家我去打个茶水来伺候。”

这老丈说着就要转身出去，徐真却一把扣住他的手腕，嘿嘿一笑道：“老人家礼数端得是周到，不过还是请你先进柴房吧。”

话音未落，徐真反手一扭，将老丈的手扭到后背，也不等对方辩驳，一脚踹在老丈屁股上。老者往前扑倒，撞开了柴房门，门上却是“骨碌碌”一声响，一个木盆倒下脏臭不可闻的洗脚水。

这老丈一个踉跄，却陡然换了个人似的，身子一挺，往旁边侧滑闪避，躲过那洗脚水。正要站稳，徐真却从外面冲了进来，又扣住他的肩头琵琶骨，那老丈反手一掌，徐真偏头避过，左手却是一把扯住了老丈的胡须。

“果真又是你，还想骗你小爷第二次。”徐真冷笑道。

早在初遇这老人之时，他就注意到这老人手背的红痣，一路不过逢场作戏罢了。此番手上一用力，居然将那老丈的人皮面具一同扯了下来。那人皮面具也不知何物所制，薄如蝉翼，端得神奇。更让徐真惊骇的是，人皮面具之下，却并非小厮的容貌，而是与徐真的镜像一般，惟妙惟肖，如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

徐真一惊神间，那小厮却得了空当，一个膝盖顶在徐真裆部，疼得徐真撒了手，那厮猛地冲出柴房。徐真又怎会让他得逞，忍痛前扑，就要抓那人腰带，却落后了一步，将那厮的短绔给扯了下来，露出两条雪白修长的腿。

小厮脸一红，也是急了，反身一脚踢向徐真面门。徐真往旁边一倒，却抓住对方脚腕，用力一拖，将他拖倒在地，翻身将其压在身下。

慌乱之间，徐真双手压住了对方的前胸，没想到却抓到一团柔软，原来竟是女儿之身。

女子面露恼怒，显是受了徐真轻薄羞辱，口中大骂无耻下流，反手将徐真的双手绞住，二人滚作一团，陷入一种乱战的状态。

半晌停下来才发觉，两人相互制服，身子贴得天衣无缝。女子羞红了脸就要大叫，徐真见她开口呼喊，手脚没得方便，迫于无奈，张嘴印了上去，将对方的嘴结结实实地给堵上。

二人四目相对，犹如亲吻镜中的自己一般，场面诡异到了极点。

徐真心思没来由一滞，身下之人却趁着徐真失神，以额相撞，将徐真撞得头晕目眩，手脚一松。那假徐真滑蛇一般挣脱，一脚踹中徐真心窝，再一脚将徐真踢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徐真悠悠醒来，才发觉身上官服早已被剥个干净，心里顿时慌张起来。

这刁钻女子奇招百出，先装扮小厮来作弄，又易容老丈来戏耍，说不



得连类似徐真的容颜也只不过是人皮面具一张，如今得了徐真的官服信物，指不定已经顶替徐真逃出教坊。

念及此处，徐真也不及思索此人来历，从柴房出来，偷入到火房之中，抓了几件伙夫的粗糙衣装套上，赶忙出了后院。

此时教坊之中一个个慌慌张张，四处奔走，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徐真装作教坊伙夫，抓住一个老丈一问，才知晓教坊走脱了一个极为紧要的人物，再问详细，那人却是不肯多说。

徐真出了后院，发现李无双已经离开，想着那人必是顶替自己，跟着李无双出去了。

这人也不知什么来历，被禁锢在教坊之中，引得全员惊动，必然不是简单之辈，徐真害怕李无双遭害，也不顾天寒地冻，赤着脚就追了出去。

李无双这边也觉得古怪，这徐真虽然下作，但对她从来都是循规蹈矩的，今日却借口天气冰凉，钻入了她的车里。李无双虽说为人豪爽，但到底是未出阁的女子，与徐真共乘一车，传出去好说不好听。

正要开口拒绝，这徐真已经钻入车内，李无双鼻子灵通，闻到徐真身上居然有一股女儿家的幽香，原来这徐真竟是趁着空当，到教坊里胡作非为了一番！

想到此处，李无双顿时羞红了脸，她虽然口口声声地骂徐真是色狼，连李明达这等没长成的花儿都要染指，可心里却笃定徐真不是轻浮之人。然今日徐真却在教坊里滚了一番，这脂粉味未褪，就要上自己的车，由不得她不心慌意乱。也是怕什么来什么，李无双这厢兀自担心着，徐真却趁机往她身上摸了一把。

李无双何曾被男子如此轻薄，一怒之下，将这徐真打下车去，正要追打，徐真却嘿嘿一笑，扮了个鬼脸朝李无双调笑道：“不知情趣的丑婆娘，粗手粗脚，活该一辈子嫁不出去。”

女子多爱美，谁愿意被人说丑，何况李无双这等娇贵的郡主。李无双听了徐真谩骂，气不打一处来，抽了刀就要追，对方却不与李无双纠缠，反身钻入了坊间躲避。

李无双怒气上头，也不顾车夫劝阻，就要下车追过去，却又见徐真从